

山め群情

作者 春子

5

山 女 野 情

作者 春 子

责任编辑 姜 方

装帧设计 赵小贤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8.5印张 18万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700册

ISBN 7-80570-195-4/I·63

定价：3.90元

B66106

作者简介

吴秀春，笔名春子，女，辽宁省北镇县人。一九五一年生于闾山脚下的一户贫农家里。八岁上小学读书，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县立第七初级中学。廿一岁婚嫁，开始一个农家妇女为媳为母的漫长生涯。一九七八年对文学创作开始摸索。十年磨难，十年辛酸，始之找回做人的尊严与权力，因而也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十年来只在省市刊物上登几篇小东西而已。一九八七年，逢四方师尊力荐，村、乡、县三级政府支持，始得进辽宁文学院学习，自觉机会难得，故发愤拼命学习创作。二年间，写出文学作品四十多万字。这是作者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子。

目 录

山女野情	1
野花岭	80
女人的盘旋路	144
彩色的蝴蝶	210
后记	263

山 女 野 情

这是一个深秋的早晨。

陆宽给汽车加完油，把水箱灌满水，然后从车头里拿出一块抹布，蘸着水将驾驶楼的玻璃擦得净明铮亮。看看没什么可做了，就擦干手，在左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，用手指夹出一颗，点上火，悠闲地抽了起来。

这时，大门“吱嘎”一声，李菊花拎着一只大人造革皮兜从刺绣厂里走出来。

他眼睛立时一亮：她窈窕丰满的身段，穿一身银灰色的笔挺西装，俊俏细嫩的鹅蛋脸上嵌对黑亮的大眼睛，脑后弯弯曲曲的“波浪式”很自然地被一条黑绸绦扎住。

他迎上去，从她手中接过皮兜。

“该拿的东西都带全了？别把孩子的汽枪给忘了？”

“放心吧。老的少的、吃的玩的都在这里了。”她拍拍皮兜说：“就等着你开车上路了。”

“我就在等你。”他笑笑，用手掐灭刚刚抽到一半的香烟，顺势往耳朵上一卡，她上前一捏给它拿下来，说：“别不嫌寒碜，今个你可得体面点。”

“咳，你给我扳习惯吧？”他只得把那半截烟又塞到烟

盒里。

她察看一下车斗里的四箱绣花线，又让陆宽把兜子放好，然后跳下车，打开前边车门，钻进去说：“走。”

陆宽上车，把门关严。但他却不忙发动马达，歪过头悄悄地向她眨眨眼说：“你今天可真漂亮，满身的洋气儿，说不定石门洞的人都不认识你了呢？”

“我就衣服变个样；头发变个样，人们就不认得我了？我看是你自己的眼睛出毛病了吧？”

她的手指冲他脑门一戳。

“不跟你说笑话，你的神态和气质跟以前就是不同了。以前你是鹰膀影下的鸡，这阵你是鸡群中的仙鹤。”

“什么鸡、鹤的，我只觉得我现在活得象一个人，心里不憋屈。”

他点点头，用手紧紧攥了她一下，从内心涌出一股欣慰的笑容。

“坐稳。”

他发动了马达，右脚一踩油门，汽车就徐徐开动起来。穿过两个胡同，汽车向市街口驶去。这阵儿正是个体商贩摆摊、工人上班的时候，街面上人来人往，车行马去。陆宽驾驶着汽车绕过喧嚷的市街，加大油门，向镇外一条宽广的公路奔去，一缕金色的烟雾甩在了车后。

半个钟头后，汽车进入了一条狭长幽深的山谷，两边的山峰层叠不穷，若远若近，一条顺山势而下的河套紧紧傍依在公路边。河套已凹进路面丈余深，耳边只听得山水奔响，只看见白浪点点。道路两旁，不时地飘落下橘红色、杏黄色、紫褐色的山梨树叶子、河杨柳树叶子，它们就象一只只多彩多姿的蝴蝶，在这山间天地里乱舞。

陆宽扫视着这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落叶，心中也泛起了七色情思……石门洞的生活演变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不知道，此趟去石门洞人们会用什么眼光看他？许大成对他还那么仇视吗？

菊花见他沉默不语，眉头紧皱，就碰了他一下胳膊，问：“嘿，你想啥呢？”

他苦笑笑说：“我这次去，许大成见他老婆果真跟了我，不更红眼睛啊？”

“嗨，那你可想错了，山里人不管多蛮横，也只是在门坎里边耍威风；一经泼出盆的水，走出门的女，他再气恨也只有和自个使了。”

她想，当初要是他不下毒手，打醒了她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梦，她也不会认为自己活得窝囊、活得没有自由、活得没有权力。她也不会有天大的胆子和他离婚，使她这个山里的小媳妇成了小镇上的“新闻人物”。现在她自己也觉得活得心舒气畅，浑身劲劲的。单凭这一点，她真要感谢他哩！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——自做自受！

“唉，不管怎么说，进这道沟我总感到不自在。”

“嘿，瞧你，别这么蔫里巴叽的，扬起精神来让他们瞅瞅，我李菊花走出门也不是没人要，而且找的主儿还是百里挑一呢！”

“瞧你——”

汽车冲破山风中带过来的寒霜雾浪，在山路上欢快地奔驰着。石门洞山凹的轮廓模糊可见了。

菊花闭住眼睛，头斜依在陆宽肩上。这几天她太累了，又是和外商订货，又是补选刺绣人员，又是精选刺绣样品，一连几天。她也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。惹得小陆见面就向她撅

嘴抱委屈。要知道，她和他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啊！但他理解她，回到家并不难为她，见她累了，就递给她枕头，让她躺在床上休息，自己点火做饭，做好了才轻声唤她。菊花自己也感到抱歉和不安，因此在小陆面前又多了几分温柔。前一些日子，石门洞有几个姑娘到镇上来，见到她承包的刺绣厂，就央求她说：“菊花姐，你也给我们拨点样品，让我们在家也搞刺绣吧？”

菊花知道山里的姐妹们手巧，她也不忍心自己飞出石门洞扔下她们不管，就和厂子里的人员商量，在石门洞办个刺绣分厂。菊花心中有底：妈妈的刺绣手艺不亚于她，分个线、配个色，给姐妹们指点指点还满有把握。她又想起先前的婆婆许老太太，她也是一手好针线，只可惜怕她抹不开脸面不肯出来……

汽车驶过一段凸凹路，她下意识地拽住了车座边角，但“哐当”一声，她的身子还是被颠起撞到了车顶，接着又是一个趔趄向前倾去。

“这该死的道！”她气得小声咒骂。

“小心点，用手抓住靠垫。”陆宽用左手把住方向盘，腾出右手紧紧扶住她颤动的身子。

她感激地看看他，用手攥住了他伸过来的那只手臂。一会儿，车平稳了，她放开他的手，依然将头靠在他肩上。她一搭眼，看见自己那身银灰色的西服，衬着陆宽那一身深蓝色的运动衫，她脑子里映出几年前她穿着花大襟衣衫，挽着发辫的样子……

唉，人哪，真是天地间变化万端的生灵！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离开那个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男人，离开石门洞，成为一个镇刺绣厂的厂长。

可是，在她工作的闲暇，在她欢乐的背后，又勾起了她多少辛酸苦辣的回忆？勾起了她多少对大山的怀念和感激！——那里有过她的童年，有过她的青春，也有着她的生身父母和她那可怜的儿子……

她对那里埋藏了深深的爱……

迷茫中，她感觉汽车向后飞转，拖着她，又回到了她曾经生活过的大山……

多象做梦啊？那年她才十九岁，还不懂得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，就由妈妈做主，和本村的青年许大成成了亲。她没文化，一天书也没念过，但是手头却极巧，她能描下开着的山菊花、野芍药、夜来香；也能绣下飞着的黄鹂、杜鹃、布谷鸟。菊花的姥姥原是苏州地区有名的刺绣能手，早年间逃荒流落到东北。菊花的妈妈嫁到石门洞时，最令人炫耀和眼馋的就是一大包刺绣花样一大摞各式各样的刺绣品。等到菊花结婚时，同样，各式各样的刺绣品摆了一屋子，更令人惊奇的，门帘上竟绣了一个活鲜鲜的石门洞！亮包（当众打开包袱，炫耀新媳妇的衣物和手艺）。那阵，村里的姑娘们、小媳妇、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和翘起大脚的老太太都不住地扒着窗眼看，挤着门缝瞅。整个新房的围布上、窗帘上、苦单上，处处都开满了花草，飞满了禽兽，只差的是飘不出花香，叫不出声音。山里的姑娘手都巧，可谁也比不上菊花的手艺精湛。但是，她们绣出多少精美的样品，也没有谁想到拿自己的刺绣品卖钱。因为，她们这里是交通闭塞、人烟稀少的大山窟窿——石门洞。上石门、下石门只能从五尺宽、两丈多高的陡峭石梯上经过，称为上十八磴，下十八磴，因为两个十八磴中间又有二尺来宽的平台歇脚地，故此划为上下十八磴。自

古，这里就流传这样一首歌谣：

过石门，难又难，
歇三歇来喘三喘；
先走十八磴，
后走十八坎，
千万莫要回头看。
阿妹要拉阿哥手，
小媳妇要等男人撵。

又有一首歌谣是专门描写解放前石门洞人生活的：

石门洞啊陡又陡，
穷神牵着穷人手。
一阶石梯一阶泪，
酸苦日月难出头！

石门洞的西面有一壁宽宽的断崖，一挂瀑布就从石崖缝上流出，象一挂金珠帘子贴在石壁上。瀑布在崖根弯成了一窝清泉后，又顺着山凹向山外流淌。每逢伏天夏夜，村里的姑娘媳妇便结伙去山泉中洗澡。有时候也许会有哪个小伙子先在那里，辣性子的姑娘媳妇们就会猫在柳树棵里，发出几声“嗷嗷”的喊叫，臊得小伙子慌慌乱乱地爬上岸，拎起衣裤就往山凹下跑——那哗哗作响的大河才是他们洗澡的地方。

那阵石门洞一共才有十二户人家。年老的年少的姑娘媳妇们很少有人出过石门洞。买卖东西，常常是男人们起三更爬半夜，顶着星月，打着火把，或牵着毛驴，或扛着自行车

下石门，然后赶七十里路去刘海镇赶集。刘海镇虽然是个镇口地方，但面临铁路，是三个县的交界口，交通又方便，所以不论春夏秋冬、集日平时，各类干鲜海货、米类菜蔬、瓜果梨桃、牛羊猪肉，应有尽有，两大溜摊子摆下去就是二里地长。远近三十里、四十里的人若买什么东西都不去一百里开外的县城，而到刘海镇。

解放后，区政府曾考虑石门洞太偏僻，人户又少，几次动员他们搬迁，到四十里外的李家堡去住。可这儿的人硬是不迁。他们说石门洞偏远是偏远，过去躲“胡子”都跑石门洞来；如今世态安良了，他们用不着担心受怕。而且靠助大山有许多富贵，年年挖药材、采蘑菇、采榛子，割苕条编筐篓卖。这些收入足可以够年节花。虽说离城镇远，孩子们上学不便，但祖祖辈辈没文化都过来了，再说，山里的活计，泛土垃坨、肩挑卧担的，根本用不着什么科学、文化，谁接下来谁就会。所以这里的孩子很少有人送出去念书。

有一年，不知是谁从外边回来，说山里的石头值钱。这一下可把人们乐开了花：石门洞别的缺少，这石头可到处都是，怕是开个十代八代的也整不尽。山里原先有个老石匠也姓石，据说上下十八磴就是他太爷凿的。他年轻时专靠缠个磨、凿个石槽子，给富贵人家凿个墓碑、拴马桩子什么的挣点工钱。如今老石匠不在了，幸好他的儿子——当年的小石匠，如今也成了老石匠的石丙继承了他的手艺。于是，山里的几个小伙子一核计，就请出年近七旬的石丙叔为师，在石门洞下边的北山坡办起个石场。看凿够一座小山那么大了，就派上外边闯荡过世面的许振发——大成的爸爸去联系车辆。人们又把进沟里的山路修了修、垫了垫。

石门洞的石头一露世，货主都争着要。原因是石门洞的

石头都是清一色的白碴，齐楚楚的，棱面分明。这一来，石门洞可就大发了。家家户户的钱都象“马蔺垛”子似的一层层增高。两家没男劳力的户急得嘴里起了泡，她们也象赌劲似的，一家在石场跟前儿开个小卖店；一家在石场跟前儿办个小酒馆。

山里人过惯了苦日子，见了钱也舍不得大把大把地往外撒。可他们又不送银行，怕那张薄纸不保险，都私自藏在坛子里、柜里、墙缝里。有几家想开的，干脆就推倒了旧屋，在石门洞下边山傍处垒起了新房。

菊花和大成结婚时，他们还没有挪下石门洞，那阵，山地和果树已划分了给个人。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家姑娘一结了婚，就不能和外边的男人接触，更不能出石门洞一步。但是由于近些年来，外边汽车、商贩的介入，背背扛扛的都短缺不了她们，她们有的也就大着胆子跟石头车、进山来收山货水果的汽车到刘海镇、到古城县去逛几趟。有的父母开通一些，回来没责骂她们；有的则大发雷霆，狠狠地整治她们一顿。菊花的爸爸死得早，她妈妈看她象看出蛋壳的小鸡似的，不敢错看一步。妈妈常对她说：“女人家，到啥时得安分，不能到处疯跑，要遇个爷儿们斜眉愣眼的，人家要不作践你才怪呢！”

山里人对姑娘媳妇管的严，但对寡妇的风流韵事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。不少人说菊花就是“借模子脱坯”来的种。因为有人掰手指头算过，菊花爹死后十个月才生的菊花。又有人传说菊花是石匠石丙的种。说是在菊花爹死后的“三七”夜里，菊花妈去哭坟，回来刚想跳石崖，就被从外地缠磨回来的石丙救下了……他把她背到他自己的小屋里，两个人就成了那事……以后，菊花家的大门，总在半夜三更有响

动……

“要不，石丙为什么四十多岁了还不说女人？他那点腰包和精血呀，都掏给那女人啦……”

“唉，寡妇失业的，不靠个男人也难过……”人们常常在善意地议论。

小时候菊花不懂事，一见她们娘仨牵手挽衣的出去，人们就叹息说：“唉，这娘仨熬过来，还多亏了那石匠的劲儿哩！”

那时候人们都在一块干活。许振发当队长，他对人凶着哪！谁回家胯兜带一把山楂、藏俩梨蛋，或屁股后边掖俩谷穗、一棒苞米，他都要把它翻出来当众训斥你，扣去一天的工分。菊花妈是个女劳力，年年挣那点工分还不够领口粮的。倒是石丙叔偷偷背来一点粮食，或出门回来给扯一块布。她恍惚记得她四岁那年，石丙叔常上她们家去，一去就给她们拿点什么东西吃。八岁的哥哥大强却总缠着石丙叔给他做弹弓、凿石马。妈妈看见石丙叔总有说有笑，给他做好吃的。菊花弄不懂石丙叔为啥对她们那么好？有一次，她睡梦中醒来，发现有声响，便睁开眼，见石丙叔正压在妈身上搂着亲嘴哩！……

她认为石丙叔欺负妈妈，想喊又不敢吱声，吓得她忙憋住气，把头缩进被里。第二天，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强哥，大强咬着牙，瞪着小黑圆眼睛不出声。一天，石丙叔又上她们家来了，哥哥突然从灶门口拿起一把菜刀举在头顶说：“你敢欺负我妈妈——我杀你！”

她看见石丙叔的脸上没有血色，妈妈上前一把夺下菜刀，打了哥哥一个耳光说：“小孽根！我看你敢动手？！”

“呜呜……”哥哥哭了。

石丙叔看了妈一眼，木呆呆的拔腿走了。

妈妈奔到房门口，痴痴地望了一会儿，忽然返回屋，坐在炕上大哭起来。他们俩都吓慌了，忙摇着妈的手，抱着妈的腿哭……

那件事发生以后，她发现妈妈不象往日那么欢乐了，干什么活儿总板着脸不吱声。一天，哥哥憋不住了，他小心眼里猜度了这一切原因的所在，他一个人偷偷跑到石丙叔家，跪在石丙叔跟前说：“叔，你打我吧，往后我再也不杀你了……”

石丙叔苦笑着，拉着他的手送回家来。

以后菊花发现，石丙叔还是很少上她们家来，而妈妈却有好几天夜里不在家，鸡叫了才从外边推门进来……她知道妈妈上什么地方去了，可她没有说，见妈进来还装作睡觉，也没有再告诉哥哥。

这些事儿，多少年了，菊花还一直没有忘。在她出嫁的前一天，妈妈抚摸着她头发说：“孩子，这回你和你哥都有家有业的了，妈也就放心了……”

“妈，看你伤心劲儿？我离家几步远，一天不得跑几趟啊？”

“唉，做媳妇不象做姑娘啊，要约束着点自己……”

隔了一会儿，妈又说：“菊花，你石丙叔体格也不济了，你有空就常去看看他……”

她点点头，懂得妈妈的意思。不管怎么说，她还是他的骨血啊！

许大成在石门洞可算是叫得响的小伙子，他长得虎头虎脑，浓眉大眼，说话朗声朗气；他念过六年书，这在石门洞

来说，不亚于出了个“秀才”。再加上他干活肯吃力，心里也有道儿，村里的人们都夸大成是个好后生。不幸的是，大成的爸爸在两年前被石头砸伤，救了几夭也没救过来……人们又推荐大成继续干他爸爸的行当。他借联系车辆之便，走了许多地方，对外边的事儿知道也不少。越在外边走，越对石门洞看不顺眼：成天见巴掌大的天，祖祖辈辈守着那个山窟窿，难道就在石头上滚一辈子……他心里象长了草，惶惑不安。可又一想，自己既然生在了石门洞，不在这块土上生存又能怎样呢？他也只有认命，一心朴实地干活，当上边来了人，说是可以找门路发家致富时，他就跑到镇口外边给人家卖小工去了。但有一点，是让他欢心的，就是石门洞的姑娘个个象花骨朵似的俊美、水灵。他从李家堡他姨家念完书一回来，地看上了比他小四岁的李菊花。她不仅脸儿俊、眼睛俊，说话声音也甜，走道姿势也美。她在眼前一过，就象心里流过一汪清泉甜滋滋的……他看过不少戏台上的演员，上了妆妖妖艳艳，卸了妆平平淡淡；而菊花，常年不抹一点香粉，可脸蛋却粉嫩嫩的。只是没文化有些不可心，但又一想，一个女人，又不能指着她写呀算的，能干活养活孩子就行了……他需要的只是女人和她的劳动……

成亲了。许大成真把菊花捧为珍宝似的，夜夜亲热，不让她安宁，有时白天他性欲上来，也要强拉她陪他玩一会儿……

太阳一落山，菊花的心就颤抖起来，她害怕黑夜，害怕那个贴近她的男人……成亲的那天夜里，她才知道了男人对女人要干的那事。当时她吓得蜷缩到炕角，可他却象一头发情的色狼扑向她……

一连几天，她的小腹疼痛难忍。许大成却不理会她疼不

疼的，他照样发疯似地玩弄着她。那天，她回到家，一下子扑到妈身上哭了。妈劝她：“别难过，忍着点，新过门都这样，谁还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慢慢你就知道男人的好处了。”

既然妈这样说了，还有什么委屈的？女人或许就是这样的。她只得忍下自己的疼处，装出新媳妇的笑脸，见婆婆先挂笑容后叫妈，有活计就自己抢着去干；吃点啥东西，都把婆婆、男人捧在头里。老太太挑剔再大，还能说出啥呢？十个月后，菊花就给许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人们都一口一个“小胖”的欢喜不得了。许大成除夜里离不开她外，白天有空就逗儿子。很少和她亲热说话。她心中，倒无形的添上一丝孤独和忧愁。第二年，几家商量，也把房子扒了，在石门洞下各自盖了新房。许大成盖了四间，老太太住西屋大间，他们住东屋小间。这阵，菊花的妈家也都迁到了下边。她的嫂子是李家堡人，心眼儿有些尖酸，和菊花妈合不来。在菊花生下小胖不久，她嫂子也生下一个丫头。

住到山下后，菊花几次借上山干活的空儿，去看望了石丙叔。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家族中的几个侄儿说收养他让他去山下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肯，一个人在山上磨磨蹭蹭养了一群鸡，逢上谁上山或听到镇口外来汽车，他就让人把鸡蛋捎了去卖。

有一次，石丙叔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菊花上山给他做了一碗热乎乎的鸡蛋卧面条，可他不接碗，抓到菊花的一只手，半天才颤抖着胡子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还记恨我吗？……”

菊花看到老人那可怜、乞求、激动的神色，便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扑在石丙叔的跟前，叫了一声：“爹……”

没过几天，老人的病奇迹般地好了。他时常把鸡蛋用兜装好，让菊花拿回去给孩子吃。婆婆每回见她拿回去东西，便问她，她说是石丙叔捎给孩子的。婆婆笑了笑不说什么。有一次却忽然显出意外的善心，对她说：“那老东西老了心还往下疼哩！到底是骨血亲。哪天你有空，把小胖背去，让他也乐呵乐呵。”

菊花也想趁看秋凉，把老人的被褥拆洗了，如今得了婆婆这句话，就拣个好天头领孩子去了。临出门，婆婆叮嘱着：“过石门时加小心，别把孩子摔了？”

两年前的菊花背柴禾下石门时摔了下来，多亏一个路过的汽车司机相救，所以她一出门，婆婆总免不了加上一句。

菊花告诉婆婆她带了背带。过石门时就把小胖背在身上，小心翼翼地向上攀去，但毕竟走惯了，也不觉得怎么胆怯。

这一天，也许是老人最高兴的一天。石丙叔杀了两只大母鸡，又煮了一大碗鸡蛋。

老人把孩子放在膝盖上，逗着他说：“来，乖，叫‘姥爷’……”

孩子眨巴眨巴小黑眼珠，好象是对这新名称感到奇怪，但终于叫了声“姥爷！”

“哎——乖，好乖！”

老人一把把孩子的小脸搂过来贴在长满胡子的下巴上，眼泪清亮可见地顺着眼角淌下来……

菊花一边给老人拆洗着被褥，一边看这一老一小的戏耍调笑、苦辣酸甜的情景，她的心中一会儿欢愉、一会儿难过，又似乎有些耻辱的眼泪噗簌簌直落，她怕他们看见，背